



## 月是故乡明

◎汪晓远

书接上回,一切真相大白:原来我并不是感冒,而是新冠阳性。

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了三天,病毒侵袭我的肺,哪怕是从床上起来了,也一直咳嗽。我已数不清这几天吞吐了多少口痰了,真难受。

北卡罗来纳州比苏州慢了十二个小时。所以中秋那天,国内亲人尽望明月时,我还在翘首以盼。但今晚的月亮足够圆了。忽然想到去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森林公园散步,也拍下了一棵树的影子,它就没这么温馨了,十二月的隆冬没有叶子的点缀,枝桠在月辉下变作扭曲混乱的一团舞爪,又像化作实质的恐怖黑色噩梦,从原初之中流向人间。我发给一个朋友,她和我说:你拍下了地狱。

不知怎的想起了这件事。月亮在不同的语境里铸成了不同意象。总结一下就是:静谧、皎洁、不可及,夹杂着离愁和家乡的归思:

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李白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杜甫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白居易

其实还有一层意思——万古一月。李白也写过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人们在时和空的两个尺度上思念怀念追忆月亮。它在先民的想象崇拜,寄寓了古今中外无数离别哀愁后,现在已被盘得珠圆玉润了,就像一个厚厚包浆了的石球,刮下一点屑沫,都包纳着重重的文萃。月亮赋予千古文人文思,他们赋予月亮意义。于是有了交流与联结,同一时代的人“尽望月”时超越空间的联结,和不同时空的赏月者超越时间的联结。

说到底月亮还是很中国的。或者说,没有一个别的民族赋予月亮如此馥郁的文化含义。我时常想:万一将来一直身处他乡了,哪些文化要素是必须根植进我的下一辈体内的呢?月亮,必须是。上一周的纪录片里有一则,是关于一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移民家庭的,虽然主题是疫情下的家庭而非某些文化现象,但一些关乎中国的根的显像都埋在那五分钟短片里。比如说,饺子,不论饺子、馄饨,还是包子、汤圆,英语里都叫dumpling,但在我们民族的语境里,它们是有不同的内涵的——这也是一个必须根植的文化要素。

那个视频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女儿问妈妈的这样一句话:

“妈妈,你希望我变得更像中国人吗?”我细细回味了这句话许久,这话像一记针扎在臂弯上。怜悯他们只能“像中国人”,而永远也不能成为中国人。这种稍显盲目的骄傲的文化自信早就被培育,发芽,根植在我体内了,没法消除。或许,人家并不想成为中国人呢?再次其中包含的是子辈和长辈之间的割裂和分歧的开端:一方是土生土长美国公民,一方是有中国文化基因的移民者,看到月就会想到李白,杜甫。对于子辈来说,变成“中国人”真有必要吗?文化认同的削弱,中国人“根”的流失,这都是我们看起来无比可悲的事,但或许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

于是啊,月作为一个意象就消失在他们的记忆里,他们祖辈口口相传的历史里了。

周五那天晚上我去买了一份中式盒饭,我们学校唯一的中餐厅。莫名觉得那道“Orange Chicken”挺好吃。它有个更响当当的名字,叫“左宗棠鸡”,Governor Tso's chicken,常见于北美,被归类为湘菜,但湖南人给它开除了湘籍。周末之夜,我坐在达勒姆的森林边上,吃着我的“Orange Chicken”盒饭,就着月光。

## 一匹狼奔跑

◎海狼

一匹狼奔跑  
再次相见  
是三十多年后的夏天  
沉闷的狼蹄  
交错着雷鸣与电闪  
踏着风,驾着雨  
在高天之下  
在荒岭之上  
一匹狼奔跑,啸月  
像枪炮一样响亮  
比梦境还要美

一匹狼奔跑  
在寂寥的大漠  
它密集的踪影  
长出了强毅的胡杨  
令征途折毁  
却让生命昂立  
那静静燃烧的落日  
是辽阔江山里

最荣耀的图腾之手  
抹除痛苦之泪  
抚平亿万年沧桑

一匹狼奔跑  
滚滚的乌鸦惊飞  
那黑的山,白的水  
是它骨头的流浪  
是它灵魂的皈依  
穿过太行,向东跑  
越过黄河,朝南奔  
那雪与雾的前程  
伤痕累累,体无完肤  
它用血肉的琴弓  
演奏生死的幻影

一匹狼奔跑  
迷离而暴虐的时光  
滋生出长云如冰  
刀有刀的刃

剑有剑的眼  
那满目的狼影匆匆  
让离别,愁云惨淡  
让夜黑,群星闪耀  
就像我在诗酒里纵情  
号令群侠般的文字  
神功毕现,岿然不动

一匹狼奔跑  
扑倒在光明的早晨  
坚候着梦的抵达  
一匹狼,就像我这匹狼  
总是在奔跑  
大地震动着  
更为莽烈的暴乱  
一位诗人说,他看见  
一匹狼在奔跑  
铁甲依然在  
它渡江跨海,一路北进

## 乌镇印象

◎刘伯毅

走马天下

第一次参加南通文学创作暨采风笔会很高兴,采风的第一站来到了浙江乌镇。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乌镇游人稀少,一下子由原先的热闹归为沉静,也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乌镇。

“人家尽枕河”“水巷小桥多”,乌镇的韵味自然离不了“水”。我们沿着碧波荡漾的车溪河来到了镇区,镇区光主干河流就有10多条,连通着太湖。古色古香的民居依水而建,白墙黑瓦,像极了淡淡的水墨画,这种清清白白的简单色调,在蓝天映衬下,给人一种恬淡宁静的感觉。车溪河两边,一边是遮日挡雨的廊棚,一边是家家户户临水而建的水阁,水阁就像是伸出水面的阳台,只是下面多了几根支撑在河底的石柱。水阁是乌镇的美丽风景。

乌镇的老街是由旧石板铺就的,似乎没有开始,也看不到尽头。街的两侧是连绵不断的店铺和老宅,记载着久远年代的繁华与富足。临街的房屋,无论富贵还是清贫,都含蓄内敛,像百床馆、木雕馆、茅盾故居,里面庭院深深别有洞天,有的走进去有近百米,外面却与平民百姓的房屋一样平齐,看不出显贵。乌镇的许多店铺,像蓝印花布作坊、酿酒坊以及姑嫂饼、竹刻和皮影戏等,都是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充分展示了乌镇特有的风俗民情和历史风貌。

乌镇水多河多,自然石桥也多。乌镇的石桥见证了太多的历史。仅从应字桥到财神湾不足700米的河面上就有8座石桥,因为建造年代的不同,这些石桥样式不同,风格迥异,走在其间,真像是回到了童年。逢源双桥是这8座桥中最豪华别致的,它是由两条4米多宽的石桥并在一起组成,两桥之间是一个花隔扇的屏风,桥顶有廊,屏风下是两排供行人歇脚的石座桥。站在逢源双桥上看风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眼前的桥水是重叠的,远郊的树林是孤寂的,上万间房屋是静默的,桥下驶过的渔船是悠闲的。

文学巨匠茅盾是乌镇的骄傲,他的故居和上学的立志书院就在镇东头。而如今乌镇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小说《林家铺子》里那种一折三叹、风雨飘摇的生活已不复存在,“林家铺子”作为店铺则被修缮一新,显得气派、厚实,成了乌镇一个比较大的旅游纪念品商店。政府为方便蚕农售茧,在镇上分设了多座茧行,蚕农们再也不会如茅盾小说《蚕农》中人物老通宝那样担心茧子没地方卖。过去的几家灰蒙蒙当铺变成了新簇簇的银行,借用老通宝的一句话:“世界真是变了。”只是,过去老通宝们是越变越心里忐忑,如今是小通宝们因为旅游越来越安稳富裕。另外一个文学巨匠木心,他的故居和茅盾故居在一条街上,相距数百米,两人还有亲戚关系。木心诗作《从前慢》,读来亲切自然,朴素中含着浪漫,简单里藏着隽永,两位巨匠让我们对乌镇增加了一份尊敬。

尽管世界变了,但乌镇的可贵之处就是在变化的同时,保持了原有的传统,显得跟外界慢了半拍。乌镇的露天戏台和皮影馆天天都演出,在乌镇还有蓑衣、竹耙、篾筐等出售,整个乌镇就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光景。在乌镇,能给许多现代人一丝安慰,能给许多脚步匆匆的都市人几缕清风,也让怀旧的人找到了情感的寄存地。

层层皆美

◎陈顺源

玉兰一瓣

紫琅诗会